



爱情长跑  
催人泪下

我得意地告诉凌一尧：“我爷爷以前在乡下是专门做爆米花的，我小时候就当他的学徒了。”

寒假之后，我把那套工具搬出来，用行李箱装着带到南京，很快在大学城外的路边摆起爆米花摊位。凌一尧还是小时候见过这东西，她摇着转炉的摇把，忐忑不安地缩着脑袋，我只要一跺脚，她立即吓得尖叫着跑开。

路人投来好奇且友善的目光，然后

09 街头摆摊

一起笑。

凌一尧远远地看着，我握着转炉的摇把慢慢地摇，力求转炉里每一粒玉米都均匀受热。当气压表的指针到了理想的位置时，我站起来高喊一声：“起锅喽！谁是胆小鬼？快捂住耳朵！”

于是，凌一尧与围观的小孩子一起捂住耳朵。

嘭的一声，香气弥漫，停泊在附近的汽车响起尖锐刺耳的警报声，许多路过的行人被吓了一跳，随即又被这个从城市街头消失多年的老玩意儿吸引住了。

小孩子拍着小手欢笑起来，凌一尧也扭扭捏捏地喊着：“爆米花……”

我敢肯定，就算递给她一只扩音喇叭，她的叫卖声也不会传出5米远。

“老板娘收钱。”顾客这样对她说。

凌一尧的小脸羞得通红，却又鼓着嘴巴窃笑，她慢慢地融入这种快乐的氛围中。

“你还吆喝不？”我问。

她难为情地说：“喊不出口……”

“胆子大一点，一咬牙就喊出口了。”我想了想，又说，“要不这样吧，我数一二三，咱俩一起喊，这样你就不怕了吧？”

她点头说：“好。”

“一，二，三！”

“卖爆米花嘞！”她紧闭双眼，捂住耳朵，独自一人喊出我们相识以来的最高声音，而后她睁眼松手，疑惑地问，

“你也喊了吗？”

“那当然……”我理直气壮地说。

那天的爆米花卖得特别好，凌一尧的挎包里装满了钞票，虽然面额都不大，却让我们以为自己即将迈入富豪行列了。我们把工具寄放在经常光顾的一家小饭馆里，两人盘坐在一个小公园的长椅上数钱，坐地分赃，每人分了170多元钱。

“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赚钱！”凌一尧居然也会在金钱面前颤抖。

我问道：“你准备怎么花？”

“不花，存银行去……”她一边嘟囔着，一边将钱塞进包里，她又抬头看我一眼问，“那你呢，怎么花？”

我伸手捏了一下她的腮帮子，说：“先把你喂饱再说。”

原本我们以为有了这个赚钱的营生，以后日子就好过了，甚至可以养活自己，但我们仅仅干了几天就被叫停了。一天，一辆蓝白相间的车子停在摊位前面，跳下来几个城管，催促我们收拾东西赶紧走人，否则就不客气了。

“凭什么呀？”凌一尧不服气地抗议，“我们就不走！”

其中一个年轻城管说：“你们还是走吧，如果是其他人来处理，早就把你们的家什丢到车上拖走了。我们看你们俩是大学生，才和你们商量的。”

显然，这个摊位保不住了。

凌一尧忍不住蹲在路边抹起了眼

泪，这两天她还憧憬美好未来呢，现在一下子被迫收摊停业，有些无法接受。我说：“不干就不干了，本来就只是玩的，我们不可能卖一辈子爆米花。”

她推开我的手，抽泣着说：“谁跟你玩的，我是很认真的。”

为了抚慰她受伤的心灵，我带她去看午夜场电影《大话西游》。柜台服务员问我们要不要爆米花，我和凌一尧傻傻呵呵地笑，弄得她一头雾水。

“神经病……”服务员生气地嘀咕道。

兴许白天太累了，电影刚开始我便瞌睡了，依稀听见紫霞仙子对至尊宝说：“现在我宣布，这个山头是我的，包括你在内！”

夜场的观众不多，笑声也稀稀拉拉的。

“至尊宝有三颗痣！”凌一尧很激动地推我。

“噢……”我一边敷衍着，一边进入梦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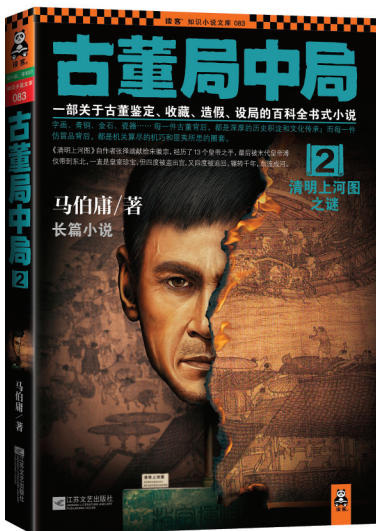
直到电影散场，我才迷迷糊糊地醒来，扭头看见凌一尧又在抹眼泪，我问：“还在想爆米花摊儿的事？”

她摇头说不是。

“那你怎么了，看喜剧电影还能看哭？”

“你不懂。”她披上外套，起身离开。

（摘自《与我十年长跑的女友明天要嫁人了》李海波 著）



机关算尽  
匪夷所思

在这个院子里，堆放着很多瓷器，在瓷器旁边有一个用塑料布和木杆扎起来的简易工棚，里头放着铁锅、铁棒、小锤、几张砂纸、一个盛着半桶干泥浆的塑料大桶等。

“这都是干吗用的？”

“铁锅用来烧酸，铁棒和砂纸用来磨边，小锤可以造出缺损效果，那个塑料大桶是用来上泥的。一件瓷器从窑

12 跌进瓷器堆里

里出来，先要咬酸，然后磨旧，必要时还得故意做个缺角，造成残缺效果，待一切都弄好了，再抹上泥土，扔到墓土里去埋一段时间，拿出来后基本上就能糊弄住大部分人了。”

钟爱华摘下相机，开始拍起来。

“省着点胶卷，咱们去找找造假作坊。”

钟爱华一听大为兴奋，连问怎么找。我用力跺了一下脚，脚下路面被踩起了一团尘土，我说：“这儿有路标。”

这里的道路都是黄土路，一下雨就会变成泥浆，被自行车或拖拉机一轧，就会变得坑坑洼洼。车辙附近的黄泥里，夹杂着一些细白的土壤颗粒，两者颜色分明。

“古董界有句话，叫作假不离真。造假的地点，一般都不会离真货的产地太远。这是为了保证土质和自然环境相仿，最大限度地模仿真实。这个村子既然造瓷器，说明一定是紧邻一处著名古窑，这样才能保证其品质基本一样。烧瓷器的第一步，就是把瓷土研磨后筛成瓷粉，然后再捏成泥坯。这个环节会产生大量粉尘，飘得到处都是。所以当作坊把需要做旧的瓷器运到这里时，不可避免地会有粉末飞散出来。”

我们在村子里摸索了很久，中间有好几次找不到白粉的痕迹。到了凌晨2点多，我们终于锁定了作坊的位置。

在靠近村子的地方，有一栋二层小楼，门口挂着牌子，上写“顺州汝窑研究所”。

原来这里是顺州啊，难怪了。我一直怀疑这里的仿品挂靠着一个著名的瓷器品种，现在看来主要仿造的是汝瓷。汝瓷位列五大瓷之魁，传世品极为贵重，素有“纵有家财万贯，不如汝瓷一片”的说法。顺州就在汝州旁边，两地土质相仿，这里出的瓷器，往往也被称为汝瓷。

我和钟爱华屏住呼吸，蹑手蹑脚向作坊方向摸去，很快爬上河边的一处小丘陵，丘陵另外一侧的下方，正是那一排大小不一的瓷窑。

钟爱华爬到一半，突然脚下一滑，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拽他，结果我们俩同时失去平衡朝着坡下坠去。这边紧靠着瓷窑，摆有四五条木板架，上头堆放着很多等待降温的瓷器。我和钟爱华跌落其中，噼里啪啦撞碎了许多瓷碗、瓷瓶、瓷罐、瓷盏、瓷杯。

这一阵响动在黑暗中不啻爆竹惊天，远处的屋子里立刻亮起灯来，人影闪动，还有狗叫的声音传来。我和钟爱华环

顾四周，发现这里地势开阔，除往1000℃的窑里钻外，没有别的地方可躲。

钟爱华忽然把相机往我手里一塞，指着一边说：“许老师，你拿上相机去那边的屋子里躲一躲。那边没开灯，应该没人。”

瓷窑口的正对面50米开外有一道小围墙，两扇木门敞开着，里头是一间平顶砖屋，屋内一片漆黑。

钟爱华把我往那个方向狠狠地一推，然后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跑去，一边跑一边故意把瓷器踢倒，发出响声。我穿过木门冲进院子里，在黑暗中摸到屋子的门把手，发现门没锁，连忙推开一条缝闪身进去，又迅速把门给拉上。

这间屋子朝向背阴，月光照不进来。我一关上门，整个屋子立刻重新陷入黑暗。我站在黑暗中一动不动，看不到任何东西，其他感官却变得异常灵敏。我索性闭上眼睛，我的耳朵能听到外面隐约传来的瓷器碎裂的声音和呼喊声，能听到自己慢慢恢复正常的心跳；我的鼻子，能闻到屋子里若有若无的味道……

突然，我的头皮一阵发麻，一个女声在背后响起：“谁？”

（摘自《古董局中局2：清明上河图之谜》马伯庸 著）